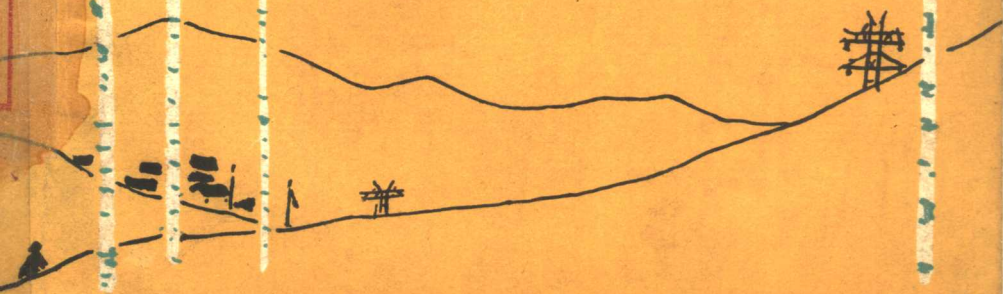


山區收購站

基 賓 駱



山 區 收 購 站

駱 賓 基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书收集了作者在建国后所写的短篇小说十五篇。它們细致地描繪了我国广大农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不断涌現的新人新事；深刻地表現了在党的春風化雨之下，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新風格的成长、旧意識的淘汰。其中《山区收购站》写的是社会主义商业收购員和猎人的新風貌，《北京近郊的月夜》一組写大跃进前夕山雨欲来的雄渾气势，《父女俩》写农村妇女阶級觉悟的飞跃提高。作品犹如一幅幅引人入胜的画卷，笔力酣暢，意境广闊而深远，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風格。

插 图：邵 晶 坤

封 面 設 計：溪 水

山 區 收 购 站

书号 1707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17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1}{16}$ 插頁 6

196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100 册 定价 (3) 0.82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統一書號：10020·1707

定 价： 0.82 元

目 录

山区收购站.....	1
草原上.....	29
白桦树荫下.....	48
暴雨之后.....	63
初冬.....	95
北京近郊的月夜.....	109
黄昏.....	109
夜晚.....	116
月出.....	130
半夜.....	141
夜归.....	152
老魏俊与芳芳.....	169
父女俩.....	179
年假.....	212
夜走黄泥岗.....	226
王媽媽.....	239
后记.....	253

山区收购站

—

老黑山公社小屯管理区收购站的女主任曹英，到公社开山产会议去了，会期原定两天，现在是第三天了，还没有回来。管理区供销部的会计小刘呢，一早就挟着镰刀下去支援秋收。现在留守门市的，只有老收购员王子修一个人了。

这正是一九五八年秋季，全屯子男女社员正分组割庄稼，翻地，到沟里去采集山产品的忙碌时候，除了午间和夜晚，村街上见不到什么人。整个屯子静悄悄的，静得可以听见村外头的母鸡咕嗒一咕嗒叫着，给什么吓得飞起来的声音。

王子修老大爷这时候在桌面上拣猪鬃，听到动静隔着窗玻璃往南岗上一看，见有三头庄稼院式的大围狗，正从南岗桦木林子间的山道上往下跑，连蹿带跳，吓得一些猪往两旁直窜，在地里找食儿吃的母鸡就溜溜的顺着壟沟跑，有的竟飞到道旁的洋草垛上去了。

这三头大围狗，一头是黑的，一头是黄的，还有一头是黑脊背鸭绒色的。王子修老大爷一看，就认出来，这是芦苇河公社的猎户胡喜春所养的围狗。王子修老大爷到底是老山行出身的人，眼力不错。果然，在那三头庄稼院式的大围狗的后头，出现

CAA58/05

了头戴尖塔型狐皮帽子的猎人胡喜春。这个人膀大腰粗，长的魁梧。外穿一件俄式光板老羊皮大衣，背着围枪，兴冲冲的从南崗上走下来。

王子修老大爷隔着玻璃看着，心里就很纳闷儿：怎么今年公社这样忙，胡喜春倒上山来的这样早呢？又想：他怎么沒有把那头細腰短尾的洋种猎狗带出来呢？心里这么想着，口咬細麻绳，把拣齐整的猪鬃，捆成把儿。他的手法那么熟练，麻绳繞两圈儿，就是一扎。之后，摘下眼鏡，解开围裙，从柜台面上拉过装烟的方盒子来，装烟抽了。

王子修老大爷的烟盒子是豹碼子木作的，很珍貴。据说这种木材制的盒子，就是酷暑天儲存二斤肉，也絕不会变味。装烟呢，扣严啦盖子，永远保持烟的湿润。王子修老大爷的烟盒子不但讲究，烟袋也讲究。烏木管，瑪瑙嘴儿，长长的，正好伸直自己的胳膊才能点火。但他穿的，却又很平常了。上身是对襟短袄，还套着两只藍布套袖，褲脚扎着寬腿带子，布底鞋，倒像是一个老式杂货鋪的記賬先生。眉毛又濃又长，两只眼睛閃着一种为精明的老年人所独有的冷彻光澤。臉色紅潤，仿佛为参茸酒之类滋补品所长期調养出来的。实际上，他却是滴酒不沾的。

在老黑山一左一右三二百里范围之内，是凡一个老的跑山戶，沒有不知道小屯收购站老收购員王子修的。就拿皮貨來說吧。要是黃鼠子皮，他搭手一摸，不用看，就知道是立春之前猎获的，还是立春之后弄到手的。只差一个节气，皮毛的质量就不一样，价碼就有高低之分；要是紫貂皮，只在背毛上吹一吹，察驗察驗那些大針毛的彈力，就知道是栖居在山頂巉岩之巔的珍品，还是山底下石头礮子岩穴里的出产。从这里就可以想像到王子修老大爷在完达山东部一带有名的猎戶心目中，是有多么高的

威信了。但近两年来，越是有名的猎户、老“訪参”的山户，却又很少把他們的珍貴猎获物拿到小屯收购站来，要他过目、鉴定，在他手里成交了。他們都在背后說，老王头儿在小屯收购站把着口子，就别想能卖出高价来。因之，年年秋冬两季在王子修老大爷所把守的小屯收购站里成交的，一般來說党参、五味子、狼毒、黃鼠子皮、灰鼠子皮、熊胆、野猪油、草籽之类的山产居多，偶尔也收到一两亩移植参和論斤卖的园子参，过期割的鹿茸之类。因为这些山产的等級差距不大。虽說这样，由于小屯附近山区的出产丰富，小屯收购站年年上繳的利潤，还是不错的。

現在王子修老大爷口含长烟袋，一手托着烟管，一手把那三把子猪鬃逐一掂量了一回，对于自己花掉一早晨的精力擇出了这么些精选品，很感滿意。在用手秤量时，那神气仿佛說：“这把子沒有三两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平日又是怎样勤懇，对于自己的业务，又是怎样热爱了。另外，也可以看出来，对待他所等候的那个帶着三头圍狗的来客，并不怎么殷勤。因为帶着这种庄稼院式圍狗上山来的猎户，和王子修老大爷的业务关系，一般來說是不大的。他們只是打野猪的手儿，从他們手里，最多能收进一两顆熊胆。自从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級化之后，猎戶們連野猪油都留下来自己享受啦！更不要說熊掌什么的啦！而且从打狗圍的猎戶手里，就不要想收到珍貴的鹿茸、鹿胎，或是狐狸皮、紫貂之类。如果是冲河有名“打单儿”的猎手韓云龙，那么，就是落着鵝毛大雪，他也会走过过磅場，到村口外去欢迎。尽管那个有名的猎手并不一定带来什么，老头子的眼光仍然会現出兴奋、快乐的神气，因为那是他在猎戶里所最尊崇的人物。这人打麝子，专讲子彈穿眼睛，不伤这种生物的皮毛。王子修老大爷在閑談中常說：“人家那才是打圍的手儿呢！哪像如今打狗圍的

呀！全靠狗追。”

从芦苇河公社来的猎人胡喜春走进村口，过磅场的那棵小树旁边就露出那顶尖塔型狐皮帽子来了，这时王子修老大爷才提着长烟袋迎出去。

“今年上来的早呀？庄稼收完了么？”

“哪收完了呀！大甸子的洋草还没有割呢。”

“是打岗南屯绕过来的么？”

“是呀！”那猎户进屋既不摘下帽子，也不摘下肩上的枪来，声音洪亮的說道：“我是想看看老鍋盔那边是不是有点踪迹，不想，在那碰见你们站上的女收购员啦！她在那儿帮着食堂的炊事员盖猪圈呢！挽着两个裤腿儿，蹲在板棚顶上，好像挺懂门儿。——誰？原来你们这儿又派了女主任来啦！可挺年轻能干呢！”

“她是从县商业局派下来的！”王子修老大爷听见有人称赞他们的女主任，仿佛听到自己的孩子受到外人夸奖一般，脸上现出一种又愉快又得意的神气，仿佛說，要不是在全县财贸部门发光的人物，你想想，会派到我们小屯收购站来么？又問：“那么她是昨天晚上，在崗南住的了？你没問她，今天能不能回来么？”

“沒有！她口里含着釘子，也沒和我搭話呀！我哪知道是你們的頭頭兒呀！”

胡喜春在說話工夫，面对王子修老大爷站着，用自备的报纸条条儿卷烟：“光釘上板棚，泥还没抹呢！”用嘴唇潤湿卷烟紙，又說：“有什么急事，你还处理不了么？”

王子修老大爷听说，猪棚刚釘棚板，泥还没抹，还要复草什么的，看来今天不能赶回来了。叹息了一口气，仿佛說，要是我能处理，就不发愁了。既不再說什么，也不把手里那盒火柴递给

去，却伸过自己的长烟袋，要猎户低头就火，很明白，老头子有犯愁的心事呢！

二

小屯收购站和小屯供销社，虽说是两个独立核算单位，却全归公社商业部门领导；在业务上又和县收购总站、县百货公司总经理处发生直接的关系。因之，这两个部门，就占着一个门面，收购站的账目，归供销社的会计小刘兼管，王子修老大爷自然也兼着店员的工作，打油裁布什么的，样样都能插手。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头脑。公社化以后，进货的项目扩大啦！除了农业机械零件还有化工品，县里才派来曹英挂帅，兼着收购、供销两个部门的主任。

原来这曹英是一九五二年的高小毕业生，先在县商业局管会计，以后又调到土产公司去当营业员。在来小屯收购站之前，她是县畜牧场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总之，六年来，在党的培养下，在实际工作锻炼中，一个雇农的女儿，现在已经成为全县财贸战线上的为许多年轻男女营业员、畜牧手所注目的人物了。

按理说，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女青年，和性情有些冷僻的王子修老头子相处，是很难投缘的。但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女主任有股什么力量，一来不久，竟获得老头子衷心的崇敬。她不仅口头上管王子修叫师傅，而且真也下功夫钻研业务，什么山参、鹿茸、药材，样样感兴趣。并且当着外人面公开的承认他是有学问的老人，说：“别看我们的老师傅不认识几个字，可是有一肚子的实际知识。”说：“老师傅是属于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土专家。”别提王子修老大爷对这个新来的女主任是多么贴心啦！

現在聽說曹英還在崗南屯整豬棚，心里就有些犯愁。這倒不是因為她在業務之外愛管閑事。他早就聽她說過，嶺前食堂喂的那幾口母豬，都懷肚子啦，擠在一個豬圈里過冬，一定會出問題。又說過，我們要收購，就要從生產上着眼。他不舒服的是，家里有事。因為，正當山葡萄收購的旺季，昨天就接到縣里的長途電話，叫停收。說是消費品在運輸上要給鋼鐵讓路，火車站上的山丁子、葡萄、草莓，都爛掉不少，硬是裝不上車。因之，這類山產，縣里一律停收啦！可本屯采集山產的群眾就不滿意，他們都說，後溝那些山葡萄都是公社化前就消耗了大量勞動力移植的，不收，公社就有損失，影響到勞動日值的收入。再說，還有已經收進來的山葡萄怎麼辦呢？自然所有這些，王子修老大爺是沒有必要和那個外地來的獵戶談的。

“那麼，你這是預備奔哪個山頭呢？看樣子，你不想在我們小屯食堂打尖啦！”王子修老大爺問道。

從蘆葦河鎮上來的獵人胡喜春就說，他還要在今天晌午趕到大東溝去，說，沖河的韓雲龍已經在鎮上和他約好啦！要在溝里碰頭。

“怎麼？沖河的韓雲龍也到東溝去了麼？”王子修老大爺很驚奇。又問：“你們還聽到個踪影沒有呀？今年那里能有什麼東西打麼？”

“去年，大東溝可出了不少野豬和狍子呀！”

“今年，可不一定能轉出東西來！”王子修老大爺磕磕煙袋灰，很有自信的這麼說。“不信，你上去看看吧！我看是白跑路！”

“我就是來探探動靜的呀！”

“那麼我告訴你好啦！今年大東溝不會有什麼東西！”

“那是怎麼回事呢？呵？王老大爺！”

王子修老大爷思索着，这倒不是为了保持他的权威的尊严，而是为了怎样能提出理論的根据。自然，他很慎重，究竟他是有威望的人。

“这么說你就明白了！”王子修老大爷在久久不語之后說道。“今年我們从东沟里收进来两三千斤的木耳和蘑菇！”

“那又怎么說呢？”

“怎么說？这不是明情么？你想想呀！我們收了这么些山产，野牲口还会多么？”

“是呀！可不是怎么的！”胡喜春不自觉的从肩上摘下枪来，語气中有些怏怏失意的味道。“为什么今年秋天，野牲口这么少呢？”胡喜春在柜台外索性坐下来了。“是不是找矿找的都惊走啦！”

“有关系呀……我看，你們得向北轉，轉到百草沟一带去看看吧！”王子修老大爷抽着烟，思索很久又說：“你看到冲河的韓云龙就告訴他，說我說的，在百草沟那边，也許有鹿，这可得下套子，搞套子套，如今山規可严啦！禁止枪打。要是沒有鹿，豹子总会有的！可是你带着这些圈狗能行么？打豹子也不頂用呀！你不是还有一头細腰苏联狗么？”王子修老大爷現在已經摆脱了由于听說曹英还在崗南而引起来的一些煩人的心事，又因为自己对于山情的权威性的判断，在那个猎戶身上发生了影响，感到很滿意：“呵？那头圈狗呢？”

“別提啦！他媽的！”胡喜春仿佛决定了自己的行程，站起来說。“那头狗不爭气，偏偏在这时候，在家里下崽子啦！”

那三条庄稼院式的大圈狗，在它們的主人卸枪坐下时，就用鼻子鳴鳴叫着，圍在他两腿間轉来轉去，仿佛知道它們的主人不愉快而齐来寬慰似的，等到看見他背枪站起来，就全都欢快的搖

着尾巴，又是短促的吠叫，又是在他脚前脚后躡来扑去，看来，仿佛催促它们的主人立即出发行猎，不耐在这个充满兽皮豆油气味的屋子里久呆了。

“走啦！走啦！”胡喜春对它们说。又对王子修老大爷说：“回头再见啦！”

王子修老大爷在这彪形大汉背后跟随着，殷勤的给他打开门，却不想这个魁梧的猎手在门口又站住了，几乎贴在他耳朵边上，低声的，机密的问道：“有酒么？色酒也没有么？”

“呵呀！芦苇河镇上都没有，我们山沟里哪有呀！不是消费品都给钢铁让路么？”

“我知道呀！”胡喜春走过磅场又大声说。“好啦，再见吧。”说话时他所带的围狗，已经躡出村外丈把远去，仿佛山里就有些野猪已经在那里等待着它们去驱赶似的。

三

芦苇河的猎户过去不久，从蚂蚁河上游下来的一个有名的老山户，背着背篓，走进小屯管理区的收购站。这个老山户现在是蚂蚁河公社副主任，留着一口蓬蓬硬的鬍子，黄脸膛，两只蒙古式的眼睛，栗子色，闪着一种快乐的光泽。头戴一顶庄稼院戴的瓜皮毡帽，斜襟短棉袄，脚底下挺利落，靽鞢绳子结得规规矩矩，十分潇洒！一看就知道干活是把挺率的手儿。随身还提一根带叉儿的支背夹的粗棍子。一进门，他就热情地叫道：“老哥！你好呀？”

“好呀！是陈老三么？哎呀，一两年不见，听说你们发迹了！电灯都安起来了。”王子修老大爷脸色带着少有的兴奋和热情，

又解开刚刚扎好的围裙，热切的走过来，在陈老三卸背夹篓时候帮他 from 肩上“碼”绳子套。

“两年没过来，嘿！你们的门面也不一样啦！”他背靠柜台，卸背篓，面向另外那半部分供销社的铺面说道。“你们这里的布匹花样比我们那可多得多呀！蓝斜纹布卖多少钱一尺呀？和我们山里的斜纹布一个价碼呀。是呀，老哥，咱们这个岁数能赶上今天公社的年月，就是有福呀！多么便宜的布呀！可是如今的年轻人，穿斜纹布还觉着不打眼呢，还一定要弄套灯芯绒的制服穿！姑娘吗，还要穿条毛料裤子！酒呢？呵，也和咱们公社供销社传达的一样，说进不来，就都进不来呀！”说话工夫，陈老三已经卸下背篓。直到这时，才面对着王子修老大爷舒展而又幸福的笑起来：“老哥，你也不见老呀！呵？我自己觉得还年轻了呢。”

王子修老大爷提过暖水瓶来，见到陈老三从扎腰巾上抽出短烟袋，就连忙拉过自己的雕花烟盒子来：“你尝尝我种的好烟吧！”又说：“去年弄了点芝麻酱渣子，都叫我放到烟地里去啦！你尝尝，味可醇啦！”之后问道：“你是从哪股道来的呀！走百草沟那股山道来的么？”

“走百草沟！”这个愉快的老头子说。“我想到县里去看看我那三丫头，她不是调到县农学院里去了么？”

“上礼拜才打我这过去的，我还不知道么？”

不知道为什么，蚂蚁河公社的副主任陈老三，却霍霍地笑起来，仿佛有什么机密被他的老朋友揭穿了似的。

“你说说今年百草沟山产怎么样。听说，你们那里的供销社，收进来的一般山产不多呢。”

“劳动力调配不开呀！今年百草沟的山产也丰收呀！五味子什么的可厚啦！你不知道，这阵子粮食生产抓得紧，哪顾得上

山采集呀！”又問：“你們这里呢？庄稼也沒割完吧？”还問，今年老黑山公社的农业劳动日是不是能超过一元二角？甜菜运的怎么样？上山拉木头出多少車？車老板在劳动日之外又有多少補貼等等。王子修老大爷在回答了他的問題之后，仍然打听百草沟的山情。

“那么你們出来割柴火的人，在百草沟榛木林子里，沒有留心，今年百草沟的榛子厚不厚呀？我估計，要是沒有狍子什么的，今年那里的黄鼠子一定不会少啦！”

陈老三就說：“我在那路过，碰到冲河打圍的人，他們两个人，也沒帶狗，刚到，就打了两个狍子，还叫我托你轉个口信儿，要芦葦河上来的人，不要到大东沟去啦！”

“那么，沒叫他們往北去么？”

“沒說，反正不要他們到东沟去瞎轉啦！”

王子修老大爷就說，这个口信稍晚了。芦葦河的猎人剛过去。心里半是后悔，半是寬慰。他后悔的是，不該叫胡喜春帶着那三头圍狗到百草沟去騷扰打单儿的猎手；值得寬慰的是，他果真沒有判断錯，而且竟和那有名的猎手韓云龙所走的路綫是相符的。足证自己考虑的正确，到底在那里打到狍子了。

陈老三交代了他轉的口信，仿佛已經完成了到收购站来的主要任务，就打听誰管小屯的食堂，食堂又安在哪个大院里。但他发现王子修老大爷的神情，越来越不对头，仿佛还期待着和他进行什么重要的交易。在他那双冷彻得透骨的眼睛探索下，陈老三开始左顾右盼，有意迴避什么似的，問食堂什么时候打点，最后竟打听起供銷部有沒有四十号的胶鞋，說，山里就缺这号胶鞋，要不他怎么这样早就穿起靸鞋来了。

“別閑扯啦，老三！”王子修老大爷口含长烟袋，居然双手捧

过第二碗热茶来。

那滿嘴鬍子的老头儿，一时鬚发都蓬硬的直竖起来。两只蒙古式的栗子色眼睛，閃着一种故作惊讶的模样，說道：“你这是怎么的了，你看看我脚底下，不是穿的靰鞡么？”但在王子修老大爷的銳利的含着斥責的眼光底下，竟第二次霍霍的咧开大嘴笑起来。可是嘴里还说：“我真不懂，你老哥，是什么意思呀？”

王子修老大爷含笑低声恳切的說道：“你拿出来，听个价儿不好么？”見他突然低下头去抽烟，又说：“不省得你翻山越岭往尙志跑么？”

“怎么往尙志县跑？我还想到哈尔滨呢！”螞蟻河公社副主任現在正色宣布：“給你过过眼可以，反正我不打算在你这里脫手。”說話当中，从背簍里取出复在口上的两串紅辣椒，随后从細山草底下摸出一个樺树皮卷儿来。他的两只手顫抖着，一苗长鬚叠繞的山参，在柜台上出現了。树皮和山参之間，衬着一层带潮气的苔草。王子修老大爷的神色，像一个外科大夫动手术时那么庄严。眼睛注視着山参，手呢，从柜台里的窗桌上取过眼鏡来。

“在哪拿住的？”

“大青沟里呀，快到五常边界了！”这个公社副主任一直注視着王子修老收购員的臉色，恰在他要伸手接触的时候，把压在底下的参鬚舒展开来：“看吧！一根鬚也沒有伤！”

“大青沟里？你們怎么走到那去啦？不是在老松林子里，紅石礮子后头么？”

“是呀，是有块紅石大礮子呀！”这鬍子蓬硬的老头儿吃惊的問：“你怎么知道这个場子呀？”

“那是四十年前一面坡的老把头开的場子。老黑山公社今

年也放出一个組去，轉了半个来月，就是沒找到。”

“那么說，老馬头儿，三年前一进大青沟老林子，再也不見踪影，就是在老松林子里走麻牵山头，轉不出来了……”

“他哪是走麻牵山头，”王子修老大爷果斷的說。“他是叫什么野牲口糟蹋了，他不会迷了山。你們找到这个場子，就不会少了，你們可走运气呀！”

“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运气是不坏！”

“那么一总拿到多少苗？都拿出来吧！”

“我得先听个价儿呀。”又說：“你看这苗参的胳膊腿儿，这不赶上武生打把子的架势了么？”

“可是光看架势不行！”王子修老大爷說。“你看这些断紋，給野牲口踏过，在地里动过。”

“断紋还算毛病么？我可头次听說。”

“你再看看这节‘丁’呢？”

“算啦！算啦！一开口，这不是就要挑剔着压价么？”陈老三的臉色变了，他埋着眼睛，尽自包扎山参，全不听老收购員的解釋。

“反正有国家牌价挂在那儿，我怎么压价呢？按一級还不行么？一級是一百七十元一两呀！”

那公社副主任心里想：“簡直是旧式的商人，哪里是国家收购站的財貿工作人員呀？”

老收购員王子修这时心里也想：“簡直还是老跑山的作风，净往高里討价儿，一点儿国家观念都沒有！”

在背篋里装上最后的两串紅辣椒，那陈老三就从柜台上拾起短烟袋来。只听他在靴上磕烟袋的声音，就知道他心里多么气愤，仿佛說：“一百七！見鬼去吧！”但臉色还故作坦然的样